

今年初，卸去《上海戏剧》杂志主编之职，回头一看，竟已十年有余了。我原是修文学理论的，于戏剧所知有限，就拿看戏来说，任职走进剧场的次数，不多于十回。然而上任之初，居然颇有信心，因我想戏剧本为文学体裁之一，与诗歌、散文、小说比，只多了几道向舞台表演转化的程序而已。不过随即发现大谬，不仅是这几道程序看似简单，实则精妙至极，而且戏剧虽为文学与各类艺术的综合体，却有着所有品类无法替代的品格。这一品格，来自其本质——自由。中国戏曲不惟如此，又更奇特，观其演进历史，是先以各类艺术集成、后有文学加入的，因而成为世上独一无二的话剧种类。我们不仅视若珍宝、力以呵护，更应以文学、艺术乃至历史、文化等多种角度对待之、研究之。这个发现，十余年来从粗到细，由浅到深，不仅来自我所观摩的上千台戏、所读的几百册书，更来自王元化、袁雪芬和吴宗锡这三位名家的启示。

元化先生酷爱京戏，在晚年从历史、文化和政治的角度写过不少谈京戏的文章。当然，他首先是将京戏作为艺术品来欣赏的，满足的是自身的感性愉悦；由此出发，探讨京戏中蕴含的思想、道德与社会价值，探讨人们喜爱京戏的缘由。对于京戏，他遵循的是一条从艺术审美到理性思考的正确次序。他论证了京戏在表演体系、道德观念上，都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



记得四年前一个冬日的上午，在家里陪伴由于手腕骨折而无法去学校的儿子。我正为他受伤后无法像往日那样正常练琴苦恼，四处上网找寻一些相关资料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有条上海音乐厅南厅当天将举办首期音乐午茶的新闻，当时感觉特别新奇有趣，因为以前从未听闻过古典音乐的演出会安排在中午十二点进行。和儿子一商量，连午饭也顾不上吃，父子俩就急急忙忙赶到上海音乐厅来探个究竟。

在入口处有位工作人员收取每人十元后，我们这些听众就很顺利地入场了。上海音乐厅虽然以前也来过几次，但以往都是在大厅观看正式的演出。平时不对外开放的南厅面

省之未可虑朝迟

胡晓军

固有特征，京戏能将原在各类典籍中的思想，通过唱念做打传播开来。他将精英文化谓作“大传统”，将民间文化谓作“小传统”，认为像京剧这样的“小传统”，让“大传统”的道德观念与审美趣味发扬光大，直至家喻户晓、变得世代相传。记得那年，元化先生将他的新著《清园谈戏录》赠我，说戏曲的当务之急，主要是保护，不但保护技艺，更要保护附着于技艺的写意审美特质和道德文化传统。所以，他主张对老戏的改编，要慎之又慎。他还说，这话也许保守了些，也不一定对，小胡你是研究戏曲的，可以多为京戏想想办法。

雪芬先生献身越剧，从十几岁只身出走学戏那晚开始，她就把自己全部交给了越剧。她在晚年邀请了不少学者，专事研究越剧艺术、出版越剧理论。雪芬先生认为，越剧仅用了几十年，便从乡村小曲变身都市大戏，其中除自身的努力外，更有时势和机缘成就的因素。研究这些因素，包括艺术的、文化的、经济的和社会的，便有可能把当年成功的不确定性逐渐转化为今后成功的确定性，让后来的越剧家们明白该保的要保、该增的要增，该弃的要弃、该改的要改。记得那年，雪芬先生将她的新著《袁雪芬文集》赠我，说越剧不是古老剧

种，没有许多老本可吃，所以老戏不能老演，新剧必须新创。越剧必须再度改革，目的是把尽可能多的人请进剧场，让老年人高兴，让中年人愉快，让年轻人欢乐。她还说，这话也许夸张了些，也不一定对，小胡你是研究戏曲的，可以多给越剧出出主意。

时间长了，感觉两位名家所言似异实同。一位以理论分析戏曲，一位以戏曲寻求理论；一位从戏里看到了文化，一位是向戏外追寻着文化；一位偏重继承传统，一位偏重创造将来——须知人类文化发展，本就是继承与创造的合一。所以学术与艺术，好似东坡与西坡，虽是各走各路，但为同一座山，只要上到巅峰，终是会相遇的。

宗锡先生常听歌剧。他对西洋艺术的爱好，与对戏曲曲艺的研究不但相当，而且相映成趣。他自己说，中西艺文好比他的左右两臂，有时分开，有时互抱，而一心便在中央。记得那年，宗锡先生将他的新著《弦内弦外·吴宗锡评弹艺文选》赠我，此时客厅的电视里，正播着歌剧《费加罗婚礼》。宗锡先生见我注视屏幕，便说小胡，我有一事总弄不明白。西洋歌剧中，确有许多文学价值很高的，但也不乏人物板滞、情节粗糙、文辞不美甚而粗俗的作品，所擅场者，往往是一两段咏叹调而已。若说剧本高雅，远不如昆曲好；若说唱腔经典，也不比京剧多。至于艺术表现手法和魅力，更不能望戏曲之项背了。虽然如此，歌剧仍不失为值得国人鉴赏和学习的好东西。但奇怪的是，如果说国人对歌剧的敬意是无可非议的，那他们对戏曲的鄙视就无法理解了。倘那些洋人也能像戏曲这般唱念做打、样样俱佳，那国人不知怎么为之狂热、为之顶礼膜拜呢。类似的例子很多，绝不限于戏剧。看来除了艺术的因素，其中必有更深的原因，包括历史的、政治的、文化的、教育的，特别是民族的根性。他还说，这话也许不

够准确，小胡你是研究戏曲的，可以多考虑、多分析，来回答这个问题。

我猜测，在他们的心里和书里，早已有了明确的答案。只是愿景与事实的差距，实在太，而他们则感到新老无力。思想是自由的，好比心底有一只有力的雄狮；现实是无奈的，好比身处于一片无序的飘萍。他们从戏曲中发现了自由，却也为戏曲和身体的无奈感到不自由。所以，他们对我说这些，实在是为道出自己的忧虑与苦闷，也是为了引起我的关注，期待我的开悟。

我对这些问题，开始勉力思考起来。只恨我思力有限、才能无几，心底未得雄狮，身遭不觉飘萍。我只知，这几个问题，都是关系到当代中国人精神走向的大课题、大难题，不止我，所有的中国人都该始终思考、都须时刻回答，不管在任还是卸任，不管圈内还是圈外，不管欣赏还是研究，不管年龄少长、岁月早晚。

不知心底有雄狮，还道生如尽一厄。世象纷繁恹怯懦，神思修渺遭逶迤。书中得意暂无我，戏里失恒终有私。尚有余身同末事，省之未可虑朝迟。

书法是我国最古老的艺术之一，称得上是源远流长、门派众多、琳琅满目。从古到今，三寸柔毫不知成就了多少名家，留下了多少传世作品。然而在我们这个国度，对于艺术的评价同时也是对艺术家的评价，即诗格、画格、书格等等都要与人格作联系。如人格卑下，其作品也不被肯定。以书法为例，据说宋四大家“苏黄米蔡”中的蔡本是蔡京，可是后来因为蔡京是大奸相而被开除，让蔡襄取代了。稍后还有一个秦桧及民国年间的汪精卫，平心而论，书法都称得上一个佳字。然而有人会把他们的作品公之于众或展之于室？

这应该是一个好的传统，让艺术家更重视人格的修养而不敢轻忽众口铄金的力量。可是不知从何时开始，书格人格均退后屈身于官阶了。如江西一度“北长清，南长清，大街小巷胡长清”。糟糕的是，官员的书法或者说他的字根本称不上书法，只因为地位高，便将其惨不忍睹的笔划放得大大的公于众。一方面这是一种不把天下的书家和鉴赏者放在眼里的傲慢，另一方面这其实是对这种官员的寒惨。偏偏国人大喜欢在所到之处留下墨宝了，国内国外均有“到此一游”的字样，便是显例。故而这些官员也不知自爱藏拙而留下权力的痕迹，结果成了笑话。

就可以实现了。

演出结束还在座位上感受余韵未了，东方卫视的记者竟然把我们父子俩选作首期音乐午茶的采访对象，做了一个简短的访谈，有意思的是我们的电视才子秀就这样完成了。此时已是下午一点多了，听了如此美妙的音乐倒也没有特别饥肠辘辘，难怪孔夫子有“三月不知肉味”之言。浏览了一下，往后几天演出节目单，有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四重奏《如歌的行板》、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。趁着那几天在老家休息，于是父子俩又接连参与了两三期的音乐午茶节目，每次都是尽兴而归。

两年后上高中的儿子自己

孟子，姓孟，名軻，邹人。邹本古邾国，今山东邹城附近，北靠鲁国。孟子故乡距曲阜及孔子故乡很近，不足百里。孟子家世，史无记载。有说是鲁国三桓之一孟孙氏之后。至西汉，孟母三迁、孟母断织的教子故事始见于书籍。司马迁著《孟子荀卿列传》，为孟子立小传，极简略，仅一百多字。孟子生卒年亦无史料证明，学界争议很大。一般读者知其比孔子晚生一百六七十年，生活在战国中期，享年八十四岁，即可。

孟子青年时说在故里读书，并无固定老师，他自己说“予私淑诸人也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。二十岁出头的孟子游学鲁国，大约四年。司马迁说他“受业于思之门人”（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），应该就在此时。子思为孔子之孙，跟子思后传弟子学习，应得孔学之部分真传。孔子殁后，儒分为八，子思这一派由于后来孟子的加入而显达，称思孟学派。

之后，孟子返邹，开门授徒，开始教书育人生涯。

大概在孟子四十三岁时，齐国广招天下文学游说之士，于是孟子带着弟子前往齐国临淄的稷下学宫，成为当时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家。孟子在齐国十几年，一直到六十岁。六十三岁时，其母病故，守丧三年，然后又去齐国。

以后几年，已入晚年的孟子先后游说于宋、薛、鲁、滕、魏等国，时间都不长。其后又去齐国呆了几年。孟子是坚定而激烈的理想主义者，他批判当时大国争雄的现实，而以尧舜为蓝本，鼓吹“王道”“仁政”。但正如司马迁所说：“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，以攻伐为贤，而孟轲乃述唐、虞、三代之德，是

以所如者不合。”（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）面对孟子的慷慨激昂，齐宣王“王顾左右而言他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），而梁惠王干脆认为孟子“迂远而阔于事情”（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）。因此，各国君主对孟子敬而远之，孟子则无比遗憾，就是自然而然的了。大约七十七岁时，孟子由齐返邹，再未出游。

老年的孟子与其大弟子万章、公孙丑等人一起，撰写《孟子》一书。今存《孟子》分七篇，每篇又分上下两部分，总计五万字有余。全书虽是问答体，但孟子亲自参与，故可说是孟子自己的著作。这是与《论语》的不同之处。孟子文章气势充沛、流畅顺达、逻辑性强、机智雄辩、犀利尖锐、比喻精妙，与《庄子》合称为先秦散文之双璧，在唐朝及唐朝以后极受追捧。

孟子及《孟子》一书，在很长的时间内影响相当有限。唐朝中期，其地位上升，紧跟孔子之后。至宋朝，其“亚圣”地位稳固下来。《孟子》成为读书人必读教材之一，亦成为朝廷科考核心内容之一。后来将儒家学说概括为“孔孟之道”，顺理成章。孟子服膺孔子，说“自生民以来，未有盛于孔子也”，“乃所愿，则学孔子也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。他忠实地继承了孔子思想，并有不少新的发展。他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儒家的主要代表，在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编者附言：为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，白子超先生继《论语新读》后，又为夜光杯撰写了《孟子选读》专栏，今起刊载，敬请读者关注。

请官员为自己题词、题名、题匾额，很多时候是商业行为，是为了寻找保护伞，虽不高尚却能理解。但如果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，在这方面丧失了人格，那只能用卑污来形容了。

还是让书法回归书法吧，题写之事让书家来干比较合适。官员书法好坏且不论，其存期实在可疑，前述胡长清的字迹固然是无影无踪了。另外，那个当过重庆公安局长、副市长的王立军，曾在重庆公安局一块碑上题“剑盾”两字，现在只恐尸骨不及；中国石油大学

为了挡住周永康这个著名校友的“墨宝”的署名，别出心裁地弄了个火箭模型；海南岛五指山上到处是曾被称为才子的贪官朱明国的手迹，现在如何遮盖让当地政府伤透脑筋……这些人在大权在握之时，想到过自己一旦踏空，会连累作品也会有如此下场吗？

倒是当时盛情求人挥毫的“墨宝”拥有者，不要急着消除落马官员的“遗墨”，如同清代遗老辜鸿铭所说的，头上的辫子容易割，心中的辫子则不易去。比铲除这些墨迹更重要的，是要铲除官僚习气和这种对官僚羡慕向往的官本位情结。留下这些“污名文物”，也许是一种特殊的反腐手段，可以提醒在位官员，多做实事不题字。这也是一种人格修养。

孟子选读

白子超

静安诗草

步韵赠莫老

莫林原作：偶得

诗情摇曳忽升华，山自青青枕落霞。何似驾云飞碧海，欲寻归路日西斜。（莫林为抗日老战士，诗人）

和诗：

案头青玉聚精华，犹似高天不落霞。借得钟期绝妙耳，来听流水月西斜。（胡中行）

梅庐鹤骨自风华，词笔曾雕五色霞。晚爱霜林无限好，归来独倚曲栏斜。（吴忱）

莫道霜林失翠华，林中红叶灿如霞。女儿永葆青春色，杰立江天咏日斜。（姚国仪）

也曾年少醉年华，远处云山五色霞。更喜梅庐香四溢，回眸笑对夕阳斜。（朱荣）

几回谈识识风华，犹似云间一道霞。风雨潇潇过眼去，骄阳依旧不倾斜。（林美霞）

十目谈

音乐午茶

明起刊登一组《猎狐之星》，介绍几位公安卫士。

夜光杯